



## 林安梧

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首位博士，1988-2001年任教於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，1997-2000年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，後轉往台灣師範大學任教，2007年榮退，轉至慈濟大學擔任宗教研究所所長，並擔任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。現為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長。

給清大師生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：

就如我們的校訓一樣，清華人是要"自強不息"，要"厚德載物"的。



「天地精神」與「悲欣交集」：

## 我在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一些瑣思

大學，想起通識教育中心種種，我會有一種「悲欣交集」的體會。我想起梁啟超，想起四大國學導師，想起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。原來，清華的校訓是梁啟超提的，是從《易經》「乾坤」兩卦的〈大象傳〉來的。他揭示著清華大學的天地乾坤精神。

一九八七年，我起初應清華中文系之邀，來兼一門國文課，為學生講《史記》，記得其中還有我原先在師大附中教過的學生。當時講課重點在「人」與「歷史社會總體」辯證關聯，以及人物風格論。一九八八年，我正式到了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教，我問了班上學生清華的校訓出自何處，竟無學生能答，我因此寫了篇有關「清華大學應當具有天地精神」的文章，以做為通識教育的宣示。這年起，我開始在清華講授《哲學概論》、《中國哲學名著選讀》、《道家哲學》、《哲學與人生》、《儒家哲學》、《禪宗哲學》，後來成立了「教育學程中心」，我還開設了《教育哲學》這門課。

好地方，人才輩出，有見地的人所在多有。初來清華時，我們有兩個讀書會，一個叫「星期三聚樂部」，一個叫「Boundary Zero」。星期三聚樂部是每周三聚會讀書討論，也有直接提報告的，參加的人有教師、有研究生，教師有：宋文里、張維安、李丁讚、黃春興、賴建誠、廖炳惠、林安梧等，學生則有潘美玲、張翰璧等人。組成者有心理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、哲學等不同向度的學者，每周三往往從晚頭仔一直到晚上十點多才休息，我覺得那是在清華累積知識最快的年代。這星期三聚樂部持續了近五年，直到我與文里兄及幾位朋友都適巧出國訪學，才暫時歇息。沒想到這一暫歇，也就此歇了。不過，歇而無歇，那時的聲容樣貌，那時的思想撞擊，如在目前，從過去、現在，直延伸到未來。

「Boundary Zero」顧名思義就是「零界限」，它的組織寬鬆，約略每月一次，由一人通知，來者來，去者去，來去自由，無所禁忌，說講起來，也更自在。講者，有清大朋友，也有來訪學的師友，本國人、外國人都有。討論過程，還是熱烈得很。這Boundary Zero 果真只是個Zero，就因沒個核心，很快就各種外在因素，回到了Zero原點。我還記得我講那一次，秦嘉懿教授適巧在清華訪問，也參與了討論。錢新祖先生也曾參與

過，他的熱情懇切，令我難忘！今雖已作古，但其精神對我來說，卻是實存的、活生生的。

清華的校訓標舉的是乾坤天地的精神，但卻常被誤認為以理工為主，有時學理工的朋友也自以為是以理工為主。但清華可貴的是，它總有些論辯傳統，看似依循著古希臘以來的學問傳統，因此，你和他們爭辯，總會有些好結果，他們總會服善、服膺真理的。有些朋友卻也不拘於理工，他們對哲學、文學、藝術多有深刻之理解，論起政治社會雖無義憤填膺，卻在冷靜中看到一份凌厲。一夥人不分理工、人文，就集在「二招」(第二招待所)吃飯，有趣的可不在飯局，而是在談局，在話局。話語縱橫，多有機趣，卻是通識得很。

還記得孫觀漢教授的名言，譏諷台灣那時的民主與自由，他說「自由」是我的事你不能管，「民主」是你的事我通要管。這話很雋、很趣，有味得很，其諷誦力也強得很。沈君山教授未當校長之前，已當校長之後，還是翩翩名士，偶然出現，總是丰采。劉炯朗教授任校長時亦曾光臨二招，所學雖是理工，卻總有些文采韻味。與我最相熟的還有化工系的朋友們，記得他們要我做嵌名聯，將「化工」與「炯朗」都嵌進去，做為劉校長榮退之禮。一時詩興，寫下：

「炯炯日月存神過化，朗朗乾坤開物天工」

一聯，頗為得意。通識者，通通認識也。我們在二招吃飯的朋友就因吃飯而通通認識也。一種不一定知名，有些無分別相的模糊，卻是彼此相契入的機遇。一二十年後，想起來，還是挺珍惜的。

清華大學在國內成立了第一個通識教育中心，也催生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，這最重要的舵手是李亦園先生，而落實把這事做成的是王俊秀兄、黃俊傑兄，中心同仁也多位參加了通識教育學會的工作，為全國通識教育把脈診療，為台灣下一代的教育奮鬥。記得俊秀兄還將清華人的名字嵌在一篇校園記景的文章之中，他雖非中文系出身，卻也得此雅趣。

通識中心的同仁與其他專業系所最所不同的是，知識的輻員廣闊，從哲學、文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自然科學、教育學、資訊工程學、圖書館學都有。大家朝向通識，核心逼近，雖仍頗有異，但感情卻是融洽得很。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們期望能「通古今之變，識天人之際，教清華子弟，育天下萬民」。當然，這理想很通識，但問題是這幾十年來，大學校院強調的是專業。我們與人較量的還是專業，教育部訪評的、鑑定的還是專業，未能歸屬到專業系所成了難解的

遺憾。這使得中心同仁借調的借調，出走的出走，只因學校難以處理既成的問題。論其借調，乃至離校他調的總人次，我們中心大概創了全台灣各大學校院最高紀錄。洪泉湖與我去了師大、陳若璋去了東華、徐小虎去了南藝大、詹麗萍去了興大，王俊秀則借調多次，還當了聯合大學的代理校長。

記得，一九九六年，我借調南華辦哲學所，就一再與學校說非解決此專業歸屬不可。但清華大學校方很像周天子領諸侯，諸侯國很強，周天子卻只是王道象徵，難有處置之可能。一九九七年，我從南華回來清華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，又努力了三年，還是無法突破。時也、命也、運也，就這樣，我依依不捨的轉到了我的大學母系師大國文系任教。同年，詹麗萍去了興大，在前兩年洪泉湖先去了師大公民訓育系，而徐小虎更早就到了南藝大，後幾年陳若璋也去了東華大學。今日想來，已不覺遺憾，但說這是清華通識的擴大而已。這一連串的出走潮，使學校痛定思痛，以後受聘者定要與專業合聘，才逐漸解決了這問題。

其實，生命有趣的是，當時很辛苦、很痛苦，現在想來，卻也有幾分感恩，若不是在通識，就不可能那麼通達於各學門知識，而且通識之為通

識就是要由「分別」的「識」迴返到根源，「通達」於道。這對修習哲學的我來說，是最好的磨煉淬礪。十三年來，清華惠我多矣！感恩之至。初到清華三年後，我完成了博士學位，五年後升等為正教授，出國訪問、借調南華辦學，完成了九部專業著作，三部通識教養著作。我提出的「後新儒學」、「存有三態論」以及「道的錯置」等就在清華時期構思完成的，開花結果時，已去了師大。John Makeham、方紅姣、楊生照、陳鵬等學者對我做了專業的研究，雖多在廿一世紀了，但主要論點則是在廿世紀九〇年代直到世紀末完成的，那時我正在清華。後來，我到師大指導了不少學生，也在中大、興大、東華指導許多博士，這都得感恩清華。通識中心同仁的真情相與，面對著重重考驗，讓我們每個人告訴自己，就讓通識中心同仁的專業成為一般專業所達不到的境界吧！這真切的努力，其慮患也深、其操心也危，果真有太益處也。事過境遷，無怨無悔，只有感恩而已！

日前，一位清華畢業的博士還與我談起了以前在清華聽通識中心辦的「通藝講座」的情形，他說李敖的那場「清華人錯在哪裡」充滿著嘲諷的機趣，而陳文茜講的「島嶼的詛咒」則悲痛中仍有著希望的亮光。是啊！你可知：施明德、許信良、林洋港、

劉兆玄、宋楚瑜、星雲法師、胡茵夢、李家同等可都在這裡講演過呢！我們當時定位「通藝講座」的「通藝」是通於「六藝之教」。六藝者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也。用我的解釋來說，「禮」是「分寸節度」，「樂」是「和合同一」，「射」是「指向確定」，「御」是「主體掌握」，「書」是「典籍教養」，「數」是「邏輯思辯」，如此「六藝之教」就是最好的通識教育，孔老夫子提倡六藝之教，他是人類最早的通識教育大師。就這樣，通識教育中心在二樓入門的玄關處，就供著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」的畫像，是唐朝吳道子的拓本，古樸而雅緻，頗有可觀。

是啊！以六藝之教為核心的教養，清華人就不會再錯了；以通識教養為範圍的島嶼便不會再被詛咒，而是能「通古今之變，識天人之際」。清華啊！清華！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，讓天地精神、乾坤氣象，重新綻放光芒。深深默禱！深深默禱！

— 2010年(庚寅之春)三月十一日  
凌晨安梧寫於東台灣之花蓮。